

李恕谷先生年譜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訂

孫鎔 重修

丙寅二十八歲

禮儀學功如常 元旦祭考乃之東宅從世父祭祖 爲弟培
完昏入京 過涿州拜陳國鎮言致良知聽而不質 課勿輕
言動勿作無益詩文心無放 與子固邀遊西山慨然帝居之
壯學琴于馮穎明 于南溟求爲講律許之 語南溟曰作天
下事以精神而損之者莫過于色血氣未定宜戒之 先生問
過子固曰願贈萬應方明目一雙和氣一團虛心一片曰謹受
教 宗人府華顯來拜問學 都統李六儀賓請見見之三

月先生初度諸生稟拜先生曰父母劬勞之日不能侍膝下何必受人之拜乎免之已而諸友紛來具儀送筵不得已與之飲聽其歌不和爲南溟解律曰律繁晦則更易爲奸簡而明律道也南溟意有所覷探其意力辭知其意將邀同之任受其覷則進退不能綽綽也南溟自言心粗先生曰非也君病在心過細耳作事須磊磊落落當斷卽斷過細則沾滯或穿鑿四

月朝考漢軍有武甲懷先生文入考搜出刑部諾尙書傳問先生往視其文曰某某篇生作也懷則不知尙書曰何以爲渠作文曰生爲門人交遊作文多矣豈直武甲文欲其讀非令其懷也若甲懷生文問生罪甲懷論孟門孔孟罪乎尙書曰汝居旁待吾審已而尙書令回候問時諸友危甚南溟父名世子固力以先生夙品辨雪不復問省過在玩日愒時聞李啟若欲

辭館謂子堅曰子侍御館意蓋在我故啟若辭吾必不後同鄉
人館也幸致侍御已而侍御躬輿曰館猶啟翁也但求爲子魯
講書評之 南溟倚子固預訂同往其任謀政先生以嫡母年
高諸弟皆幼近地或可違必不可 五月旋里省親六月返
自悔言輕夜卧不寧 閱許西山聖學直指諸書以張良諸葛
亮陸贄諸人爲狂以其能幹旋乾坤而小節不拘也以董仲舒
程頤朱熹陸九淵諸人爲狷以其能主持名教而經濟則未也
又云宋儒以理註天且云心中自有天似諱言蒼蒼者則其
人之學絕又率不信鬼神似以心外無鬼神者則格幽明之學
絕其論亦偉 謂子固曰學而時習或以爲讀書或以爲見性
皆誤也子固曰然人不知君相亦何須知讀書見性之人乎

趙泰嚴侍郎來會先生曰昨朝考一案聞公在班聯正色援子

本當造謝朓祁奚救叔向向不見焉而朝公古人也故以祁奚相待趙見壁琴言琴能調燮陰陽先生曰一物耳何以然趙曰以動機相感也先生曰然陰陽皆以動而生物故曰繼之者善也和風甘雨天地之琴瑟也琴瑟人之和風甘雨也今有卻動專靜之學逆天道矣 齊嬖侯求爲其父林玉作墓表畧曰子叩五公山人寓居至高陽得見林玉先生年雖邁兩目炯炯載鬚談聲如洪鍾指古今籌策如掌上觀紋偉人也姓齊氏諱國琳林玉其字生明季讀書聲劍與李蔚等結城社忼慨謂立致勲名乃滄桑變及拓落江湖有時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有時生聚致富如陶夷子皮李官至大學士未嘗一踰其門也雅敬孫鍾元杜君異一徵君與五公山人更契延主其家教諸子以經濟學視庸士譁談一笑而擲之居鄉發奸摘伏如神晚年謀還

居河南之寶豐墾地三十餘壠未就而卒 思輕以肝膽許人
輕以誠實信人皆已過也 書廿一史經濟可行者于冊曰閱
史郊視 楊湛子太僕來拜言許西山學品乃拜之求教西山
言道原于天終于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功力也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歸結也天行健以生生也君子自強不息以行仁也今
儒者遺置天地民物但言明心見性祇爲戴儒巾之禪和子而
已又曰中庸祖述堯舜一節聖人像也頂天塞地孟子居天下
廣居一節賢人像也塊然中處補格物傳窮理明理後儒像也
既細且虛矣 聞媒孽事怒見詞色子固規器小不可以作大
事改容謝之思七書曰廉潔可污狷介可辱余蹈此病矣因自
省病淺病急病熱病粗自責三板 何魯莽梁翬羽至其習琴
伊介公陳朗公設筵求設帳其家力辭之 思西山先生學見

其大當益之以實乃上書曰堪嘗問道于博陵顏習齋先生今
遇有道所見多合故不敢不盡其愚以求指示後儒之學所依
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註之矣曰智仁勇易言
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皇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
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
肅又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詔爲仁
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也曰
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泰前倚衡是
之謂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于無極太極生天
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卽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
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焉不之驟也故曰下學而上
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

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帝王孔孟何嘗有此誠先生所謂戴儒巾之禪和子也是後儒之尊德性不可卽謂古聖賢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傳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臚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繼以六行六藝曰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孔門傳習由以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訓詁翰墨也卽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驚于讀覽著述何爲哉孔子刪修乃晚年不得用恐與王旣遠聖道遂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及門曰後世其效吾行而行耳非謂皆效

吾言而言也且道猶路也書所以指路也天下羣欲爲指路之人而不爲行路之人將指之誰而行乎況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于荆棘者乎先生謂註經諸賢不離曲學局面則後儒之道問學不可卽謂古聖賢之道問學也先生旣灼見流弊必宜力復古轍以忠信篤敬爲德以詩書禮樂爲學使位天地育民物者實有其事則大學明親之道實見今日而堦亦得依門墻以有成矣 郭郁甫選東莞令請同往以母老辭 何魯葵爲价言國戚索公聘設帳力辭之 晤張廉泉陳健夫之西山齋聽其言夫婦行禮及其家行冠婚喪祭諸禮又言自古無不富不強之王道亦無患貧患寡之聖學 魯葵又來懇應索公聘又力辭紀以詩曰陰馬何聞欲問蒙微材久已付飛蓬長孺揖客難言重樓覆嘉賓愧未工其二曰南山未許通門徑滄海安

容置是非軼里萱堂況復健此身且剪耄萊衣 西山言張孚
敬定禮將文廟八佾去武舞只用六佾是以武爲非聖學矣彼
卻萊徂東者何人乎甚哉悖也 陳朗公伊介公力求來春設
帳其家許之約率舊門人皆學其齋有聘儀受之 旋里獻孝
慈主不覺哭奉儀于伯父從叔父兩伯父升各餽以物 每晨
興爲嫡母烘火烹茶食則侍

丁卯二十九歲

禮儀學功如常時存心性 元旦教家人與年俱新 同兩白
入楊村拜習齋先生南京中館習齋主家居養親兩白主館京
爲養過北泗王法乾日前見妹丈諸弟時而採蔬撿水恐非孝
慈陟降意也正爲安親宜入都耳先生凄然曰先君見背以四
弟爲言淚猶在眶言猶在耳而家衆噉噉古人入口百畝今口

倍之而田止四十若外無所營則飢寒立至瑛雖不才頗志聖賢雖卻衣而凍吐嗟而餒亦復何難獨奈幼弟何啼飢號寒而責之以孝弟禮義豈孩幼皆聖賢乎淪于餓莩降爲皂隸何面目以見先人此深夜椎心而無可如何者也 見生母有憂色知其爲外祖母過太君孤寡無人養也乃迎至常養之 郭郁甫之任贈云儉爲廉本不儉何以成廉明則斷行未明慎無輕斷 求教于劉煥章曰歛才歛氣喜怒不形 世父嫡母俱命入京乃定往 問家事于從叔母恐家有不孝友事未知也叔母曰汝嫡母和生母恭壩等皆勤而孝又問伯叔族人皆曰然心乃安叔母嫡母從妹也 聞李毅武卒驚哭之吊其父具奠儀祭文倩人往祭之遙望哭拜後爲作墓表曰予自少有知後志求古人之學而學之密邇道義相切劘者落落如晨星心每

以爲歎李君忽一日遠來振衣升堂視其色甚肅拜而坐言安
貌端謀所以其爲聖賢者予私喜以爲近今所罕有已而復至
其學琴已而復至其學舞已而至講家庭及士相見禮皆欲見
之躬行私喜以爲得一勁輔因之察其行事二親孝父伯庠任
蠡庠訓導歲來省親乙丑秋水漲途騎不可行遂徒涉負囊行
五六百里不以爲勞待昆弟曲盡友恭閒居如對上客盛暑衣
冠必整無戲言苟動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臭惡也行遇
古聖賢忠臣孝子廟墓騎必下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
至垂泣相視其學讀書兩夜不輟通五經諸子字端楷不爲草
書琴劍皆得大畧閩佛老力是誠可與入聖者也每來蠡日相
過從予之有遠方友自李君始丙寅春聞其家居病以爲偶然
至十二月遂卒是年爲三十五歲嗚呼孔子既歿聖賢道熄後

有起者豈天不欲成之耶抑予之寡德不能當此賢友之助遂使哲人速痿耶可悲也君順德邢臺人諱憫字毅武弱冠後補諸生元配孫氏無出繼張氏生一男肅和一女庚午冬君父陞山右縣丞淒然謂予曰亡兒子友也爲學未竟其遂沒沒于後世乎命肅和出見能行拜禮矣予撫其頂而泣乃表君生平梗概使劓諸墓土 率弟培赴都入館伊維藩伊維城邢肅臣從學董漢儒漢傑郭鎮郭培仍來就學 書座右曰忌淺忌躁忌慙 聞王次峯有治河書主犁河淤入海 徐澄源邀拜張嶠村豐村言宋儒先以性教人卽類禪學又言其師費此度謂宋儒不及漢儒表章十三經 陳健夫來拜盛詆議程朱者先生不辨但摘程朱長處言之 豐村來拜尙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

未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望賢者勿溺 問人言二弟壙病瘡驚

怛流涕不自禁竟參寄家書並達顏先生調治之 健夫問五

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三事恐

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呈

道于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迥異古四術三

物仕卽其學學卽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幹濟非所學

而世事懷矣 接家報知二弟瘡愈 澄源言此度見人如不

識字者羨之 西山言中庸中字口人也中一畫上頂天下至

地元字二畫天地也下人也仁旁人也二畫天地也總之吾道

承天立地生生人物廣大精微盡于此矣 健夫邀嘉興周篋

青士與先生會詩因求言于青士青士曰可交者淡以成之勿

太濃不可交者隱以絕之勿顯拒已成名者不必附會將成而

未成者無惜齒頰游揚 五月辭京館歸拜母喜健視二弟瘡
愈而瘡驚喜下淚 邑令趙公旭請見以非公辭之 齊燧侯
聘設帳以其五弟壘從學先生以近家養親便許之館廳家最
節白公命攜其孫振鐸教之 設孝慈行位朔望拜獻迎嫡母
侍養 定每日三分商治道三分究經史三分理制藝一分習
醫而以省身心爲之主 同燧侯及其四弟中岳習射 閱白
虎通至朋友之道四通財不與焉近而正之遠而稱之樂而思
之難而死之則知言遠友之短者非道也 閱劉子政新序至
鮑焦廉峻立槁洛水之上斷之曰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
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竦然書之期與習
齋其勉也 閱賈誼新書至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檢德莫
若讓事莫若咨曰四語可以終身矣 閱劉邵人物志至與人

愛不可少于敬少于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不與多于敬則雖
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
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曰孔子久敬之外有此
至論甚哉道之無窮也 中岳問處事曰在問歷滿腹學問而
無問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淨刑名
三者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刑名可用抹弊偏任則弊隨之 九
月王楷從學 孝愍忌日哭奠蔬食後爲常 王楷問質鬼神
建天地而無疑悖何也曰君子三重原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
卽以位天地鬼神故上古不惟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後世
反之不惟人亂天地亦亂鬼神亦亂故一則清宴呈祥一則災
怪並至也 謂齊勲曰好問好察聖所以益聖冥行恥問愚所
以益愚千古聖愚分途在此 十月王青甸及王宏度二子從

遊 習齋先生至閔廩忘編曰治平之道十見八九矣求教曰
子身心之功未至曰然請勉力 與習齋言今爲人後者呼本
生父以伯叔非人情非古禮屬毛離裏豈容收沒一生一養不
爲二本歐陽修曾鞏二議是也 十二月自館歸 大學士明
公侄開公聘設帳其家力辭之有詩曰何意頻修卻聘書此身
豈爲樂樵漁縱期郢市呈新調無那山靈杜舊居白髮風梳萱
草老青雲路杳故人疎歸來不厭雙松下日暖萊衣一笑餘
聞周青士卒輓以詩曰梅里披裘絕世塵吟詩買米老閒身嚴
陵一嘯雲天老海宇于今少逸民

戊辰三十歲

儀功如常 思寬以居之阿房下谷五千人寬故也學者始見
一理卽拘而不廣是執德不宏也 思教人獎而勿貶易于有

成 劉煥章卒先生聞訃往哭大慟煥章諱崇文號廉甫煥章其字也蠡人崇禎己卯舉于鄉後任荊州興州縣以冠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陽宣城縣及解組裁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顏習齋先生爲聖學忘年壽來拜入會力滌宦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三十年至卒不懈晚交先生甚喜雅期以遠大身頌直貌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談論七十五歲無病而逝 如獻縣哭奠王五公選五公文集 寓書費燕峯論學燕峯名密字此度成都人博學能文其復書曰古經註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從王氏學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亦止靜坐義利之辨陸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說元晦弟子尤衆至正中陳君采又以爲與洙泗不同

著淳熙關謬永樂間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舊章大
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諍論王伯安更遺紹子靜故嘉靖萬厯
以來學者不入于窮理卽入于致知古經本旨荒矣夫卽物窮
理承謫旣久良知譁世又百有餘年朱也王也各自爲旨違悖
古經蔽錮後世陷溺膠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河莫之可
遏密著中傳錄聖門舊章而世習宋傳舉科已久未求古註反
似創言易生毀謗雖然烏有聖人之古經任後世顛倒竄亂遂
爲臆說所絕而不重還舊觀與今得有道師弟以高明沉深之
才出而力追古學撥正支離自茲以後宏儒碩識必剖諍滿世
率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
道也望之望之 二月將母及培塿二弟從侄振鐸從孫曾達
同人願最館 思潔士不可大用以其如鮮花不耐風塵也烈

畧曰三代以前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曰言性而性亡書言
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言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
孔門教人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紛如不得已而發性善
之旨乃宋儒教人以性爲先分義理之性爲善氣質之性爲有
不善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
而發也習齋先生慨之著存性編曰理卽氣之理也清濁厚薄
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皆善也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列七圖以明
之于是孟子性善之旨始著而吾性中作聖之本體庶不爲異
說所亂而得存矣存學編序畧云古之學一今之學勢古之學
貴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古今不同何其甚也古
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道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入歲就
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爲學之序春

一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時治已則祥治人則當施之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宇內郅隆有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于漢唐帖括于宋明徒遺經是問而古聖教人成法任其闕然加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亂心性之正詩文辭華之輩又假托文章以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間而反爲所雜程朱陸王非支離于誦讀卽濶索于禪宗學之亡也轉其習齋先生卓然特立以六藝爲學冠昏喪祭必遵古典率弟子習禮習射習書數樂得一節焉卽習之置日記以考德行其于古人之學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墜緒揭然復舉孰倡之而孰使之耶是蓋有天焉而豈徒然哉存治編序畧曰古帝王教養之政七制而後日趨陵夷至宋明而極而尤堪搢腕者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所極以天下之

大士馬之衆有一寇賊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亂
洗物淘城李自城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川陝楚豫
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斷不至如此其慘
也士子平日讀書籍專揣摩閉戶傷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
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而望其輔世長民耶三物賓興之世
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于此何怪乎習齋先生之流
涕而慨歎也存治編可以觀矣 思多言則愚寡言則智 閱
張烈王學質疑謂堯舜危微而外不復言心但與臣允釐庶績
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恒性而外不復
言性但立賢卽無非執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孔孟立教惟
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知人愛人學詩學禮未嘗人人與言一貫
也蓋解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卽未悟者循循于孝弟詩

禮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
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知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其亦舛
矣蓋其說卽禪門之直指心性也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
會之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孩提愛敬惻隱四端必待察
識擴充深造學問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一了百了也批
曰武城之馭陸王何其明耶然酷護程朱夫教人以性爲先程
朱不猶之陸王耶乃一主一奴何耶 思程朱陸王以及今儒
各有其言之明者錄之聖道自在也不必與之多辯乃冊錄曰
諸儒論學 思急于求名其實必少以術御物喪德已多 集
訟過則例一微過本之浮也一隱過七情之過也一顯過九容
之過也一大過五倫之過也二叢過百行之過也本劉念臺紀
過格而刪訂之 閱朱史至章望之著敦性七篇宗孟子性善

斥荀楊韓愈李翱之說蓋先存性而作者也 思學必自治而後治人向懲腐學之弊若考經濟多勘身心少則逆學矣必急于自治 坐交股不覺已而覺乃知心不存卽不能察存養省察一事也 思習齋言孔子教人多因人因事後儒無所爲而泛言其理必論其全此亦虛實之不同也 率弟子習禮 習齋曰孝慈子口容止聲容靜注魁楚曰孝慈之言厲習齋曰言雖厲而仍溫古云難于庸衆而不驚乃爲大賢孝慈有之 書壁曰薛文清言一染財色卽爲禽獸 某與某構難平之思馴虎豹者籠絡之飼養之不可與之狎處 曰志大才小識大器小言大行小無用也 曰學一絲不可假冒如孔子語仲弓以敬恕卽以邦家無怨爲証如何假冒 聞許西山陟副都御史給書曰宜建白不則引退 張文升謂日子昔病疫垂危孝慈

雖力調治而氣象如常不張皇不憂嘆其天定也王法乾曰予
大父素先翁一日在市人有侮言翁自若或曰此李封翁也其
人懼而謝罪翁亦自若 思矜細行因自省心過多于口過口
過多于身過身過多于行過深自愧勉 先生從兄萃生守喪
禮不入內不御酒肉先生贊之 十一月郭子堅來過 思每
會顏先生諍譏致愧報無以自容非是則愚昧安有成哉辰按
習齋煥章法章恕谷四先生每會學勸善規過互無迴護且日
記詳錄不肯隱諱飾觀必如是乃足資益德業不愧留于所謂
會文輔仁也後世講學諸儒安有若此切實者乎 魏蓮陸書
來論學 華顯過先生里問學華後仕至川陝總督以書招先
生先生不往 臨清張子舒來過 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
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亡以拜陽貨後儒無置議若後人

有此則必論其餽豚即當不受而往拜遇盜皆爲屈節矣子華
本不當與栗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我之不
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栗千鍾也而人益親夫季孫陽
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
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金之餽
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蓋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
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食二道也借之爲行道之機三道
也卽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死
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借之以存此一時
萬世之身耳豈爲簞筴也乎

庚午三十二歲

儀功如常 趙錫之勉以應試乃爲舉業 先生謂習齋曰伐

善斯爲不善施勞卽已無勞習齋曰然 習齋過先生見諸友
歡聚謂曰吾當勉于狎足成歡子當勉于莊足成禮 立族約
三助一助貧一助婚一助喪六禁一禁不散祖宗一禁不孝一
禁不弟一禁奸一禁盜一禁酗酒四戒一戒賭一戒訟一戒左
道一戒尊卑相戲 六月喬百一書來論學 八月赴京鄉試
中式主考王公諱拔太倉人魏公諱希徵鄆城人房官孫公諱
昶聞喜人 過涿哭陳國鎮國鎮名鉉傳鹿忠節之學嘗謂先
師每令于平旦自勘良知今老矣乃親切抱病亦危坐書齋同
邑大學士馮銓屢請見卒不見先生曰國鎮雖偏主姚江而其
肫誠提誨令我激發者不淺也 思向之爲舉業也顏先生責
以庸腐錫之亦議聰明退及中後錫之來晤驚曰聰明復矣乃
知舉業聰明則世事不聰明時文不庸腐則世事庸腐甚矣時

文之害世也自此雖應春試而不務舉業 世母許太君卒九月葬仿居世父喪禮行之 領中舉牌坊銀不修坊以修祖兆糾族人爲公祀會每年以清明祭殺牲奏樂祀始祖以下列祖祭後宴筵講族約族酌盡歡而畢 思伯夷非沉隱可托以其治則進也伊尹非雜霸可托以其成有一德也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孔子非經生可托以其爲東周而以兵農禮樂教人也 爲四弟竣完皆

辛未三十三歲

儀功如常存心以寬行事以誠立身勿以隨接人勿以摩岸元旦以期喪不賀節 入京春試正月九日往拜西山先生而西山卽以是日卒慟而返次日具奠往哭之西山諱三禮河南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海寧知縣邑繁劇值三藩變政

務勞午先生撫民擒寇皆有方畧且延上講學行禮治經厨傳
續紛裕如也嘗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
御史己巳遷副都御史特疏刻大學士徐元文與其兄尚書訢
學侍郎高士奇鑄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庚午陞兵部督捕
右侍郎辛未卒 恩日用飲食之細非聖人不能中道 拜主
考魏子相關者曰役主命候久矣延入相見甚歡拜王額庵開
者詞色亢去之 返里開嫡母病馳歸內子日夜侍疾溺矢皆
親拂拭嘉之 三月顏先生南遊中州教先生以強立減誦讀
先生規習齋勿多言高亢浮躁 請武彤面醫母疾 省過在
不能約 晤杜孟南于龐墓論學徵君越予也 爲五弟懺緒
婚于馮翰生 之安平問水學玉衡恒升龍尾三車法及制天
法于楊靜甫 五月立課身不欲逸心不欲勞以心疾也 聞

孝慈論仁語書後曰人有爲善而好名者先孝慈深斥之謂之掛榜修行嗚呼先孝慈之闡德可想矣 從叔本初翁見先生食糠餅曰昨家人有厭食糟糠者聞汝食不厭矣 從舅馬大無子倩媒爲之續絃越年七十生一子 六月思向皆隨遇而行今母病不能出門宜侍養之餘躬親稼圃以資仰事俯育村西有蝗糾鄉人捕之并請蜡神蝗飛去 與人約曲阜會往視顏先生家 七月嫡母病左右傍徨至閏七月食減乃命婦女環守室內身率諸弟守于室外十六日馬太孺人卒擗踊欲絕含莫置魂帛凡喪禮皆取文公家禮及顏先生家禮參訂行之罔疾發至神迷不能哭十八日殮十九日成服率四弟寢倚廬朝夕莫哭無時 爲太孺人作行述畧曰太孺人生比里東曹家最歸先孝慈有順德佐孝舅姑舅姑卒無慮鮮肥務養

孝慈不以入口生一女適王生員養純卽穀日燕記所謂效乾
者也後生母出塔兄弟五人思如已出性醇厚寡言親串以女
中至誠稱之享壽七十九 命人易柳木嘆曰傷哉貧也凡事
必須心中計畫口中指授甚且身自動作禮之可愧者多矣
九月奉太孺人與孝慈先生合葬自此哀勞成疾幾殆

壬申三十四歲

居憂六月無譜今復錄日誦便省過也 朝夕哭朔望哭獻几
筵 思古禮居喪廢業今以考妣欲成就諸子學業不可廢乃
于端月二日率諸弟入學教撫以家事培以實學以謹嚴以和
思顯考妣之德行皆閭然君子也因大慟前十餘年尙有爲
名之意須斬去此念肅然自立乃可見父母于地下 閭公度
聘先生設帳許之權以館養也迎入新興其子鏞鉞銓侄鉉族

孫茂宗世昌從學凡朔望旋里會哭几筵 思養人志氣恐其

倚挫人虛驕恐其靡 彭如龍猶龍齊春從學 清明族人公

祭先生糾衆講族約而不與晏 迎母新興侍養四弟五弟從

學 湖廣譚彩曜來拜問學已而又書至畧言聖學原自修齊

推而濟世利物自晉人清談宋人靜坐今之書生不知實學爲

何物皓首窮經歸于無用又有捱拾無用時文僥倖名器冀廉

鮮恥靡所不爲此焚坑之萌芽也能無慄慄乎 課喪事不敢

不勉、劉副使彭捕廳爲本縣高令求祝文以居喪辭之 七

月武彤函選鹽城知縣問治告以仁民作福訂其所擬經濟十

餘則薦張文升入幕以其避里難也 十八日行小祥祭猶朝

望入鄉會哭 自勘居喪敬爲上向過以不敬 倩鄭天波畫

孝慈小像口授以貌及成宛肖先生大慟 十月曲阜會人約

起行以凶服不可祭聖不往 管廷燿執贄問學 胃病時吐畏寒 夢中時哭孝慈與馬太孺人 先生後每言館新興時學懈以爲愧

癸酉三十五歲

正月課喪則致其哀 教三弟泣下命之亦入新興館上學自愧放蕩務期心一刻勿放身一刻勿頽放頽則書之 三月王輔臣從學 習齋評曰譜曰氣象振起更宜檢校身心無怠無倦 思學者非以忘爲不助卽以助爲不忘 六月自勘向者之過未嘗不爲善而非肫肫然爲之也未嘗不去惡而非切切去之也未嘗不立達人而非仁心無間也未嘗不容人而心尙有瞞也亦諱人惡而口尙有雌黃也目不端也言不謹也不敢苟取而飲食小節不及檢也愧甚愧甚 七月行大祥祭

思顏先生之強不可及 田信侯問求道之方語以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 思與俗人校則俗與妄人校則妄 謂鍵曰陽
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二語爲學程未者所語
病然其意程朱卽有之朱子力說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太
極卽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卽無善無惡心之體
乎氣質有惡非卽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思孔子終日乾乾遷
善改過自謂己是者道外人也 郭子固以无生未立于將以
其側贈先生先生辭以不可 十一月朔禴祭遷馬太孺人主
于孝慈祠配饗行合食祭王孺人主移耐太孺人側亡婦耐姑
情也義也服闋 縣令高公蔭爵問政曰禁賭嚴盜又曰秋肅
之後繼以陽春 一族人流寓新興將爲僧力沮之得止 祭
五祀告以文云據家祖父舊規元旦合薦五祀清明端陽等節

獻時物臘月二十四日祀竈及堪問禮于顏習齋古民田宅屬
官故不祭五祀今田宅自主宜從禮大夫祭五祀歲徧分春夏
長夏秋冬以祭行之已十餘年今查明禮禁庶民浮祀惟許臘
月祀竈又查古禮士雖不遍祭五祀而禱五祀今殺饌無牲薦
而不祭僅同祈禱堪家先世所行與時制合古禮不謬況習俗
所同神靈所習不可變也乃復定元旦合獻五祀朔望拜謁節
令獻歲暮祀竈如儀

甲戌三十六歲

儀功如常 元旦薦家祠五祀畢復祀外家無後者馬外祖斌
外舅馬來顧及二弟外舅張翼亭立紙位祭訖焚之每年爲常
赴春闈顏先生囑以求友 與郭子固互相規過 子固出
貲爲先生置馬氏女爲側室 清明先期祭家祠乃同族人公

祭始祖以下于墓每歲如之 課莊敬日強 閏佩五往岷州
尋親獎其行序而餞之 寄李中孚書畧言聖賢正學在明德
親民學習禮樂閉目靜坐古學所無也誦讀乃致知中之一事
非專以此爲學也 看呂坤泰交韻 公度傳字明陰陽法
四月子固請先生入都言其兄子堅延往桐鄉任佐政子固並
懇公度以先生館其家也先生辭以後議 端午入楊村會學
質日譜演冠禮鼓琴習數議經濟 有爲高令求德政歌者辭
以不爲 從彭雪翁學書雪翁藏之劉村人往來孫徵君門下
好飲不亂能詩歌工書畫 高令旌先生問 延張南白來館
鼓琴商經濟居數日南白疾餽以米麵送歸 語諸生曰三代
後生安絕矣賢者皆屬困勉諸生但患不因勉耳 思大學一
書乃言大學教人之意是欲人明親止善而非言其教法也教

法則三物是也。觀修齊章只言用情接物而不及禮樂治平章。言理財用人勿辟而不及教養以大學中成法當時見在不必言也。後儒不解此見大學不言禮樂及教養諸法遂置之不究而學入空虛矣。思先孝慈隱德正直剛方平易忠厚深沉口三復之。思張忠定日學用智亦練才之法也。思忠思恭因歎孝慈命名之意切病之藥也。夜心動因思聖賢之心用而不動庸衆之心動而無用。語習齋曰自返積累數日一頃矜張浮躁遂敗之。譬貨殖者數日積之一朝耗之其能富乎。習恭效顏先生之居處恭端坐整容澄心以易靜坐也。思明成祖尙武功而明強李東陽引進浮文而明削前明成敗之大案也。書于閔史郊視。自里返館見路有遺包及錢不拾行已思內或有重貨小人拾而不與則遺者苦矣。回視包空而錢無多。

乃行 費燕峯書至論學 齊燧侯被人誤告入京解之 于
南溟請入廉平州助其政辭之 辭新興館

乙亥三十七歲

儀功如常時時體驗仁心存否 郭子固具僕馬送往桐鄉習
齋贈言曰愛惜人才倡明聖道法乾曰勿曲學以阿世薦文升
館郭子固家 每止宿必訪學人 二月朔行望拜儀以後每
朔望如之 途中時時有帝天之載 渡黃河察運道形勢

淮安李繼繼持相遇約爲昆弟謝之過其地餽儀甚厚辭不獲
受之 過揚州拜蔡瞻治岷與言習齋存學大旨瞻岷擊節稱
是拜其師費此度病不能會遣其次子滋衡來謁 瓜州渡江
時微危坐鵝首波洶湧躍入衣襟心夷然不動 黎明至鎮江
西門橋大船壅濟危甚稍夫號呼先生語以勿急令從者四人

齊出僭力乃過 過太湖上方山湯巡撫斌毀五通邪祠處也
歎正不勝邪非正也 抵桐鄉界問土俗民情官吏得失入會
子堅問政不答其司刑名李鼎寧一解正言親之對其錢穀人
默默非閉口不言也 子堅刊先生所著聖學成法及與西山
先生書 規子堅以公聽並觀 三月子堅餽金帛養母寄于
家 子堅具船從送先生入杭州遊西湖遇囑托桐事者辭以
署政不與跨蹇過段橋登孤山拜李鄴侯祠轉至六一泉拜陸
宣公祠翌日呼遊船從蘇堤白堤板飛來峯憑冷泉亭至栖霞
山下拜岳忠武墓三日又呼船過放生池登南屏山至壑庵轉
三台山下拜于忠肅墳迴至湖心亭歌飲而歸連日自勘心境
風靜水平微波不動 入城登吳山望錢塘江 問人得王復
禮草堂而病不能出會送所著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

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于孔孟三子卽各詣無害也不合孔
孟三子卽同歸無取也 語于堅以經濟 返顧近者氣象和
平心思縝密 思待人也寬量以容之小心以接之 同于堅
如嘉興府朱二府灝陳生員莢見于堅所梓聖學書稱是會之
子堅供盛饌止食二品効范文正之自勘王介甫之食近也
思近者曲體人情惟恐傷之然心欲立人達人也若有如世
爲私之心則鄉愿矣語錢生煌以正學 仲開一來拜論學開
一名宏通桐鄉人以舉人出仕邑令于路之後也爲聖學成法
作跋 見人穉思寬見人暴思緩見人矜思謙 子堅省蚕稼
請同往 錢生爲閱史郊視作跋言德言仁勇之合不能言勇
德仁亦僞 閱報平陽地震甚慘語于堅端午罷龍舟戲 學
歌習琴 子堅刊射法爲之作序 思苟且脂膏不可托寬和

褊隘嫉妬不可托正直 爲子堅言恤獄 草堂書至謂先生
論學相合其論以孔孟爲的六經爲證躬行爲主先生竦然起
敬 松江馮穎明至久別喜陪其琴共射穎明餽葛扇受之

學歌于穎明 與草堂書言格物卽學文物卽周禮之三物

思察見淵魚者不祥 子固書至規刊書無關經濟先生復書
言吾友恐子蹈書生文士之習誠爲雅意然天下之無經濟由
學術差辨學正經濟天下萬世之事也 七月如杭州王草堂

來拜不值往拜之再三聚先生言後儒不解學字遂一往皆誤
學者學于人學詩書禮樂也後儒專重誦讀或直指性天而學
岐而學亡草堂曰然因言太極圖本道家說今本大學孝經係
朱子以宸晦聖經本旨程朱陸王皆染于禪其考辨甚博 子
堅刊先生訟過則例草堂序之 八月三日登吳山酒樓觀錢

塘潮 辭歸草堂諸友皆有贈餞子堅遠送囑以輕收漕糧嚴

戢家丁勿昵佞人處事和緩 過蘇州遊虎邱 抵淮安運河

水濁甚問之曰黃河倒灌壅洪澤湖矣見兩岸築堤有句云誰

解排波令就地但看東水欲浮天 往觀天飛閣昔人捍黃入

淮者也今廢矣 至王家營令子堅送役返却寄規以事上司

謹接同寅和待下平易使得盡言勿輕喜易怒 過德州視鹿

密觀在其子子濂守備署也 九月抵里餽諸親友以物 知

田災于榜而文升將桐鄉所寄銀十兩自京攜迴遺失心夷然

不動文升遠來言同寓有三人囊銀托以典守而銀失必同

寓盜之但係一人非三人合謀而一人無証不招鳴之官議定

三人同償先生曰何爲其然也失銀可定同寓耶卽如君言其

一人銀可受其二人銀何可受之況一人亦無証則皆不可受

也僕之失財數也于人何尤文升復喋喋責人曰此君之疎何責人也文升曰然則我將自賠曰壕不受他人賠而受君賠耶君休矣 思人一臨贖即財大身小者身本小也 謁習齋質學習齋曰此行歷練可佳也惟勿染南方名士習耳

丙子三十八歲

儀功如常 正月如京與子固商桐鄉事 自課去浮而靜去

隘而宏去冷而和 二月歸 杜紫峯弟子爲修祠于固城助

以黃紫峯諱越定與人鹿忠節公門人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

鴻詞巡撫舉越力辭巡撫命以驟車過越門掖之登即去至京

與山西傅山同告老病不試詔入伏而不謁乃歸授中書不拜

以居宅荒錯家祠不尊乃竭力經營鬻子堅所贈衣十餘襲

于東北隅建家祠另院通以門安考妣主于正面並懸祖考妣

影于上祭以安之 思奇技藝貨導淫俗詩文字畫蠱惑學

三月子固延入京其子宏從學 蕭山毛河右寄其駁太極圖

駁河圖洛書二種至 子固邀遊西山傳先生騎射 語子固

曰人與盜近是有盜心也與狎淫近是有狎淫心也此人禽之
關也天下無經濟之人則危無正人亦危吾友懼自愛子固問
危微精一曰物交物則引危也平旦之氣仁義幾希微也如漸
米糠粃去盡精也純粒無雜一也非禮無視聽言動齋明盛服
則其功也子固曰仰彌高鑽彌堅何也曰中庸不可能也博文
約禮則能卓立矣 吳星源至月下技擊 自省隘急忽傲急
改之 子名世求爲論史 名世知先生乏糧餽米二石受之
十二月旋里爲五弟癸完昏

丁丑三十九歲

儀功如常 正月復入子固館 肥鄉郝公函至論學肆禮

文升言先生解書敏于料事子固言料事敏于解書 湖州宋

豫菴聞冉永光太史言先生學來拜豫菴名瑾守程朱關佛甚

力 公函持銀二兩倩寄顏先生其館東贈之製衣者也曰顏

先生之度荒急于予衣先生嘉之 子堅請復入浙先生辭已

而使再三至乃許秋後往閩三月返里遂病七月愈乃入京

吳匪菴通政見閩史鄒視抄存跋之曰予每謂天下無無用之

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

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辭則必以綜理爲瑣物宇宙河決

魚爛率必由之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閩史鄒視五卷寔獲我心

苟欲澄叙官方振興勛業以此爲正鵠可也 八月以將入浙

旋里子固屢謀退居倩先生于鄉買田爲同老計曰退休則並

耨而耕不然則先生自食之先生乃與東莊田六十畝 爲連
歲水荒語左令以修鄉東堤法 王紹武卒哭之嘆亡一善人
紹武劉村人能孝友 九月子固與馬至復如浙習齋囑以無
作無益詩文 抵桐鄉子堅出二戒尺一鐫戒怒一鐫有容獎
之 子堅送濮院紬十端助先生長女粧奩又送緞紗首飾等
物供先生老母及內子妯娌解不獲受之 子固與子堅書言
先生尙未立子宜爲置側子堅使媒之蘇杭諸處尋之先生辭
子堅不可 註律思律意皆出人罪也無可出乃入之 寄書
侯王草堂 註盜賊人命律數日審之也 修上顏先生書畧
謂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搏往來
其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寔爲二氏
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

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于天下也宋儒于訓詁之外加以體認性天遂直居傳道而于聖道乃南轅而北轍矣于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真元品明載之易經無此也一偽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驪戎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搏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朝劉牧畏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註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僞闕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夢魘罔象之譏也一靜坐十三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幾幾乎蒲團打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

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懋臆創說者也內則厯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大小耳今舉其事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遍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于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曰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良知爲重言人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辦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羣譏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

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註經講性
天者爲道學而文學如韓歐以爲浮華言語如陸賈以爲捷給
德行如陳寔司馬光以爲木強政事如蕭曹房杜以爲粗淺而
道學中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
學書院之名自朱始是專以讀書爲學矣子堅偶立專一封
上太孺人供隨意用也選陶淵明集題辭曰淵明生六朝異
端盛行之日士皆放誕成習溺談虛空無復有留意聖道者矣
淵明詩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又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再曰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全集無一言及于佛老可不謂志道者與觀其將遊廬山間東
林寺鐘聲覺眉而返則世所傳三笑蒲社圖必倭佛好事之徒
爲之也選韓昌黎文題詞曰今學者言大家文必首曰然

昌黎非僅文士也自佛老盛行而昌黎以衛道閑邪爲已任原道一篇指陳聖道最正而且作箴省躬留意經濟考禮制講兵機任州縣則虔祭祀去民災立朝則敢直言條陳政事從宰相平淮西有功宣撫王廷湊有才有節且獎提後進引人爲善固唐之柱礎聖道者也其文之涉干謁及專論詞章者不錄錄其有關學問道德經濟者若干篇 思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于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輔相之所聽覽九卿之所推勘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思有益于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耳錢穀不擾用一緩二亦錢穀之養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蹈于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尤欲切于時者此也 鎮

江虞龍章問學曰子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卽道其道才近何學卽學其學 毛河右書至論學餽所著樂錄二部閱之卽謀如杭問樂 十一月二十五日啟行如杭二十六日至居豐樂橋拜草堂不遇次日草堂來拜餽之紬一端墨一橫草堂受墨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說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雜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矯誤聖賢詮註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焉約翌日同拜河右而去二十八日餘杭孝廉沈曰掄卜子來拜去乃往拜河右並拜其子遠宗姬潢浙闈同年也草堂亦至坐次稱河右辨太極圖及河圖洛書之僞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遷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厯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

而求數爭執聚訟紙上空言愈繁愈謬故子今論樂以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手曰堪願學實事如不棄敢卜明辰河右許之同草堂回寓草堂曰吾輩爲聖道而辯先儒不得已也不可過激而失中不可剝古人舊論以爲已出不可刻訾小文小義此余正誤意也先生曰善草堂行二十九日姬潢回拜卽投河右午筵刺已而河右亦回拜行先生卽往造之拜求教河右辭固一拜河右答拜展定聲錄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爲主傳宮商角徵羽五聲法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清爲九聲法合二變以押五聲四清爲七調法吹簫指授色譜已邀新安文學姚立方至登筵河右曰自宋人學術荒謬徒尙虛談于今六七百年矣予少嘗聞劉蕺山講學後懷宗召問平寇方畧對以舞十羽兩階殊歎其迂先生曰聖人之學原以經濟天下自宋儒以事功爲

末于孔子料齊魯之衆寡則辭而闕之而學術誤矣河右曰宋人言取必于智謀之末此語亦非宋人當日所少者正在智謀姬潢曰非理之智謀不可有循理之智謀不可無智者不惑好謀而成聖訓昭然也河右曰聞顏習齋先生有存性編何謂也曰宗孟子性善而辯宋人言氣質有惡也曰暮辭退三十日回拜卜子至草堂寓曰紬雖紕然借手以致尊嚴大人爲裏衣用非先生所可辭也強留之回拜立方立方以所著書經及儀禮相質回則草堂紀綱送齋脯四色受其一十二月朔晨起望拜家祠拜母拜先師畢卽走字河右求過問樂河右訂以明午乃閱樂錄不解者識以簽柴文學陞升來拜初二日訂書解正誤草堂至以與河右有約乃坐草堂于寓倩觀所訂正誤過河右齋問樂拜求教河右辭復設筵曰顏習齋好言經濟恐于存養

有缺存心養性之功不可廢也先生曰顏先生省心之功甚密
每日習恭數次所謂居處恭也置日記以省心時下一圈心懽
則圈白否則黑與王法乾十日一會規過責善甚嚴塏亦與其
末焉但其存養欲內外並進非惺惺忘地之說耳河右曰予所
言者恐體用有一不全則世儒議其偏賢者不觀大學乎大學
以修身爲本修身則內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無一缺失
先生曰謹受教適所言內外並進者正此意也乃展樂錄問樂
河右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宮清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立調法
而總以聲爲主定聲以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
相生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法將秉燭乃
拜謝教辭出且拜別回寓對草堂飲酒草堂曰顏先生言理氣
爲一理氣亦似微分曰無分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其

流行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非氣外別有道理也二鼓乃寢晨起謂草堂曰周禮教士以六德六行六藝而實統以禮孔子言智廉勇藝之才德而俱文以禮樂求仁而視聽言動必以禮孝親以禮事君以禮養德制行不出一禮也約我以禮齊民以禮明德親民皆禮也周禮無所不包而但名周禮吾人修己治人之學舍是何由卽極神聖亦不過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無復奇異而愚柔之人苟勉行之亦非不能爲之事也草堂曰然姬潢來送別亭午各別去回拜陞升河右走伴送所著禮樂經史諸書共二十七種乃返桐鄉 學蓮學歌 簽套文移來商者答之 觀秧歌猶想見古人歌舞遺意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清苑馮辰纂

武進惲鶴生校

孫緒重修

戊寅四十歲

儀功如常元旦望拜家祠拜母拜習齋先生學箴鼓琴而歌以寄鄉思如杭以所學樂請教河右並求作孝經墓表而返閱河右古今通韻謂古韻分五均平上去三聲通用其分四聲始六朝非古也閱仲氏易思易有太極節仲論撰著非以太極生天地萬物如宋儒說也著大學辨業上河右書曰自聞樂歸恍然若頗測其涯涘尋能歌者問歌法能樂器者問色譜以與樂錄相質對乃覺元音實在當前矣作樂錄跋

曰堪弱冠聞吾鄉楊椒山學樂于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茫然已而涉獵漢後以迄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于是太息以爲古樂寔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于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于去歲走杭問樂先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爲主歷授五聲九聲七始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皆有聲人聲調之以律皆可爲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簫簴數累黍較尺主客醜惡便舉世茫然自居于瘖啞以爲古樂不可復是言衣食者不以口嘗味身量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取諸易因爭執輒肆以爲衣裳描畫小過以爲杵臼令人惶惑莫解駭衣食爲神奇而去之飢且寒相尋以瘼也豈不異哉堪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風風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

樂錄開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搥力學精進遠遜椒山是則對錄而生愧者也 河右寄書曰以講求古樂一事千里命駕已堪駭世況兩日而業已卒豈漢唐後暨儒小生所能到者直千秋一人而已弟年七十五不意遇此奇士天之所鍾諒非人事所能矣 二月媒來言呂氏女子堅具聘金百餘金先生入杭攜媼要往相之回言真處女乃立婚契 投受業刺于河右以學樂繼就也因問樂問易問韻片時毛紙十餘往復河右札云問置如君粧奩厨傳忿忿如撲火乃屢賜精義鏤及毫髮心如旋床目如球福非天慧密藏無此靜定也 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復思之不可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

上何容有許多物件二不解也繫詞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

也恭從先生解易中生一解今錄請教太極者太衍之舍一不

用者也崔憬舊有此說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

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之數選

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蓍之故也

觀前有興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

象所以示也繫詞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仍闢大

衍之數者統惟教之河石復書曰年兄此來助我非淺舊刻指

穎千秋不蕪將來諸註全藉維持前入所謂附青雲而益顯者

正謂此也所訊書病中不能閱並不能一一裁復今早家侄文

題檢及末訊易繫一節謂此已經改換適何又訊及豈前所付

易是舊時未改本耶僕見大驚急向蒼天叫曰天復生此人耶
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天既生某又生是人必非無謂吾學從
此興矣昨承過下深不敢當今反自任馬季常遠不及鄭康
成漢後儒術非康成不能傳此等必藉恕谷爲我大昌明之非
敢僭妄以爲此爲學非爲己也某註易成齋宿告先仲兄將付
梓人獨於易有太極節兩換稿而終不愜意旣而小兒從南昌
舟中寄家信來以爲此一節必是申言揲著之意因幡然大明
急爲改刻今年兄早見及此何相契之深也恕谷觀書如觀水
寫目卽駛而洞若觀火無纖微不徹此豈漢後諸儒可比數者
千古學人惟君與僕矣 以呂氏回桐子堅以先生居署不便
于署傍別賃一樓院通于署遂移居于留春樓爲呂氏加算數
之向北行望拜禮 與子堅較射 自勘生意藹然雖一草一

臣不忍踐之 上河右書曰今人辯尙書有僞之說先生既有
駁正此事所關非小卽可行世闢百詩書未見姚立方所著畧
觀之錢生書則詳觀之均屬謬誤今人駁尙書不已因駁繫詞
駁繫詞不已因駁中庸不至揚矢周孔不止此聖道人心之大
患豈能坐視不言堪亦欲少有辨論俟錄出請教 學弦龔
錄學易 錄學樂 宋豫葬自湖州來視曰聞顏先生言先儒
主靜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
專恃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爲學者專指讀書乎曰學爲
聖賢豈專在讀書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爲乃可爲學之功
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
此言也豫恭默然 教呂側室以胎教使讀女要 思虛僞非
氣節氣節不虛僞苟卑非含養含容不苟卑此君子小人之分

也 六月子堅攝嘉善豪脩先生同往理其刑名錢穀事 九月返桐周好生來餽陸道威思繼錄閱之因記其一節道威問或人曰向曾體驗未發否或人曰如何體驗未發曰某嘗用力于隨事精察覺有事時得力無事時便淪滯遂用力隨時精察久之又思隨事隨時皆是外面若念慮初起時豈可不用功乃用力于慎獨二字念慮起時皆能自省凡邪念惡念便斬斷勿使充長又思慎獨是已發功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恐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二句矣聞先儒教人于靜中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于夜間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間或一時強制得定豁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處而先儒教人爲之且稍一錯認不幾入于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

時不可一槩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處毫髮之間
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子思故言須臾二字又言戒慎恐懼
四字以爲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容或息能存之
至于夢寐之際皆能自主乃可或人謂戒慎恐懼卽是已發曰
試除卻戒慎恐懼尋一未發或人思之不得曰得非釋氏所謂
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元門所謂不出不入
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毫釐千里矣故除卻戒慎恐懼別尋
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虛寂滅道咸此論甚有體認自覺
從前功力尙多疎畧從此無論有事無事有念無念皆持以敬
至夢寐之際亦屬欽明于聖門修己以敬之功其庶幾乎錯按
此條在先生南食章曰前修諸者未之人而道咸之言甚可
正先儒主靜之誤也

自幼爲學惟戊寅年功頗密者卽

兆于此故備錄之 思道感言頭容一直四體自中規矩閱歷
語也今立課宜時省頭直不直 于南溟自廉平寄書至餽
十金爲先生養母儀又送玉斗一玳瑁箸十受之請入廣辭

思善引人者其言半是從其半而獎掖之不能容人者其

半非卽其半而駁折之 考郊社禘祫諸禮乃知文獻通考

書皆疎畧也 著田賦考辨 馮樹臣問曰朱子以藝爲末

指粗者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

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

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尙未中者

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慢之心入之則粗者豈輕耶又問曰游于藝今註謂博於藝

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且以射論人必學射由淺入深始

其趣未有不學射而能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
其趣是不學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淵明詩曰但得琴中
趣何勞弦上音乃清狂高奇之言耳若以爲學術則誤甚十
二月十二日先生生子 修書報母 自勘任道今歲始堅學
功今歲加密

己卯四十一歲

儀功如常 日譜每月下書小心翼翼以自課 思祖德十餘
世誠篤 閱河右詩解知小序不可廢 思心不敬則身失矩
中外相應然有時心敬而身失矩身不失矩而心放者故正心
修身分二事也 思宋儒解不遵仁爲無私欲未盡也但私欲
不生不足以言仁也佛老亦無私欲可曰仁乎存心養性在于
刻刻以敬所謂參前倚衡也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

子彌月設筵奏樂以謝子堅遂辭行如杭別河右實樂律田

賦諸學思定聲錄尙有礙義以倘不當生乙四字調無乙字也

正與林鍾不生大呂生簇合質河右以爲是別草堂質存

養回桐子堅命奴僕隨先生乘糧船北歸留書復周好生

曰教言諄諄指示程朱之學但前面言已悉不必多辨惟將前

哲所言切實者實見之躬行勿爲口耳亦今世罕有人物也

與宋豫堯書曰堦將旋里矣先生主持斯道甚力只闕佛一節

己與昌黎并功矣年高德劭成已成物須刻刻有實功乃爲得

也作留春樓記畧曰留春樓者予僑桐時所居也郭子堅宰

桐乙亥招余至數月而返丁丑復相招三使連至其弟子固亦

促余往遂以孟冬抵桐子堅念余年四十未立子爲余客床置

副戊寅于虎林得呂氏女不憚重貲遂以二月八日入焉又謂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六

居署中不便于署西僦馮孝廉別業樓兩間別爲院而通門于署樓上安床帳樓下置蘭菊黃楊諸雜卉之植盆盎者北後有室遣僕男婦居宿供役頻樓一望池塘竹樹皆在襟下李寧一贈言云一簾春色留官署滿目生機到小樓余因題樓曰留春而居焉至十二月遂產男其中今擎舟北歸而所謂留春者依然在目也回憶居樓時予方考禮習樂三復小心翼翼之詩教下妻以呂新吾女要諸書才過十月遂立丁男子留春之名庶無負乎三月四日記于丹徒舟中 前舉唐五聲歌訣問河右河右云歌存圖亡未悉也舟路沉吟恍若有得乃著宮調圖并七調全圖每調有宮商角徵四調與唐後相傳四十九調四十八調二十八調二十四調皆可相合也 思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前謂個生上爲四字調不用乙義尙未盡取竹吹而思之

乃悟正生清靜生正高低相生之法也蓋十二律隔八相生旋相爲宮合圖畫絳色七聲隔八相生圖畫七聲旋宮圖畫絳色下生上生圖畫五音七聲十二律絳色七字爲七調還宮相生全圖 自勸內功不審惕然乃以陸道威每日敬怠分分數自考 思係懷民物而戚戚自累非也強解脫之又非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不悖必自修己以敬得之屈原申生憔悴忠孝而致死者以無修己以敬之學也大舜如窮人無所歸而神完氣固烈風偃雨弗迷者以其憂憂齊敬也敬則精神聚凝則精神散 思人常言心多紛擾予自勸無之但不能刻刻養齊耳故思敬自新 或謂聖賢無靜坐時與曰靜坐亦偶有其境而其功則居處恭也以靜坐爲功者二氏也 思同論禮未能考古聖今今頗知依據向不知樂今知樂而以道心無私欲今知

無私欲不足盡道心必欽而明此自戊寅至今所歷者 接家
報知三弟培入府庠 至淮安訪閩百詩論學 或問德曰今
之言德也與古異矣中庸孔子言三德曰智仁勇魯論并列言
者一章後儒則但言仁德而以智爲德者少矣以勇爲德者更
少矣且其訓智仁勇也亦殊未當智固在舉理而謀畧亦智仁
固在去私而利濟亦仁勇固在任理而英武亦勇古言智勇天
錫其仁如天可見也後儒則指謀畧爲術詭利濟英武爲粗莽
致使吾心之德流于腐小拘攣其不足以致用也固宜或曰子
言謀畧亦智利濟亦仁英武亦勇有微與曰此非子言也厥武
仲之智卞莊子之勇管仲之無如其仁非聖言與乃曰讀而如
未見何也弗思耳 讀詩思朱子于詩經叶韻七八豈三代作
詩專棄正音惟取改韻耶必無此人情矣 閏七月抵里拜母

侍母 往哭奠王法乾法乾名養粹齋之東北涸村人庠生幼
狂有大志禁鄉人佞佛頗習齋先生聞而訪之遂定交相勗以
聖人爲必可爲十日一會立日記詳記言行以相質每會規過
至面赤汗出不少假而交益深率家人日夙興朔望行禮學中
率弟子行禮每散學必令弟子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王子拱立敬聽乃退顏先生嘗曰吾行家禮學儀皆始
自法乾其致知少遜我而力行過之及卒顏先生大慟曰此後
無以爲聖勉我者矣 往拜習齋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
萬世但竊疑向者束身以歛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
於心性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質
先生曰然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于日記首日三復之
于南溟陞任應州來延先生復書曰塋墓以老母年邁不能

遠從客歲兩接手書登承佳貺今陞任近途又屢蒙招延擬卽
走山後一晤緣新自浙回慈關眷戀故尙須少遲時日也堪近
于禮樂兵農之學益潛心考研而內地翼翼亦頗可自信所恃
以不愧故人者此耳 八月入京吊郭子固祖母喪返里 書
壁聯云博學詳說于文朝乾夕惕以禮 閱孝愨論語講義重
六藝經濟知孝愨早已見聖學矣 王咸休來問家祠安主禮
答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
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
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祔室
皆南向此卽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
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踞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
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祔直曾西向此卽古昭穆合

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 十一月十四日叔母卒于蠡城往理其喪

庚辰四十二歲

儀功如常自勘敬久則弛敬久則無力乃知日躋之爲聖 先生從叔本初翁謂先生曰尊翁之孝至矣而弟更難能世殆無此人也 入京會試 河右寄春秋毛傳至先生上以書自白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潛邱因論及古文尙書據曰五先生有新著云云潛邱大驚索閱示之潛邱且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耶據曰求先生終定之潛邱強笑曰我自言難耳據曰不然聖經在天壤原非借之作門戶者況學殖如先生惟是是從何論人已已而再面辨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尙書者想已屈服矣途間思五聲圖訣似有所得謹寫出求教場前晤

充有姬潢二世兄姬潢曰先生望吾子成名甚于愚昆季以昌
明聖道將賴之也及出關互相衡文似可入彀比揭曉而寂然
然先生勿爲堪介也此際堪籌之熟矣謂仕顯而道可明堪
謂仕顯亦未必能明道也何者將直道而行耶恐方圓齟齬方
救過卸禍之不暇何道之明如其與世委蛇耶則品充靡矣千
載後論學術先論人品五難自言只爲虛聲所進而不進若隱
若見未必非天之留以平道而責于愚劣者不輕也尙書冤詞
辨博而確真可杜惑者之口矣近之詆三禮者又紛如矣先生
尙欲正之乎但先生辨駁先儒原非得已而無知者妄起爭端
或者大呼之下濟以婉音亦可乎 吳公匪菴請館其府傳子
侄以六藝學先生許以後期晤王源崑繩論學甚契 返里
著冠婚諸禮皆近人易行不爲繁難 湯陰朱敬主一來拜學

習六藝居二旬乃去 四月入京金德純素公來拜論學 誤
公復請乃館其府傳其子關杰用楫侄師栻以數學樂學 晤
宿遷徐用錫壇長昔年訪先生于盤不值者也 徐官詹秉義
修一統志問敷淺原答曰水經注孔安國傳以爲博陽山是也
山小下有平原峒施與敷淺義合若朱子以爲匡阜則周遭數
百里高入雲端非敷淺矣又問三江曰卽經文北江中江九江
也徐公稱是 金素公設筵相邀是日晤萬斯同季野胡渭生
黜明 五月以南溟屢敦促乃出居庸關如應州 南溟商政
治南溟莅政有才獎之力辭返里南溟餽儀受之六月抵里
以子恆將入學乃著小學稽業自六歲起至十四歲止幼讀
數樂舞皆有儀注譜法 接河右書曰兒子歸持所貽札開讀
悵然初畧望極切然事又如此不如人意此正無可如何者來

札云仕顯未必能明道不如若沉若浮正天之留意吾道處恕
谷能如此吾無憾矣寄來樂律一本則大奇大妙不謂通人之
學能推廣未備發摭盡變至此此道爲千古來第一難事能涉
其藩籬已誇神絕況能排闥入室直窮其奧爾爾始信杜蘅荀
鼎尙非萬物必如吾恕谷者眞蓋世豪傑也自先父先伯兄亡
後此秘亦浸失其傳故寧府五聲圖記歌訣乃樂律最吃緊事
而恍惚不能了了多方推測一往鶻突每一念及輒迷悶欲死
今得恕谷開發之千年之秘爲之一開竇天地造化特鍾其人
以使萬古元音仍在人間瞽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知也
老眼睹此可以含笑入庵岷矣宮調圖每調分五調妙絕七調
全圖皆有實落且使歷代謬樂曲調有暗合處皆歷歷指出脈
謂合同而化非絕世聰明不能至此奇矣奇矣十二律旋相爲

宮隔八相生諸圖瑟色七聲旋宮相生圖俱發天地之易五音
七聲十二律旋宮相生圖俱一理分割而盡其變化坐而言之
起即可行楊忠愍親見虞舜吾謂恕谷必親見后夔矣此非誇
言也第不知尊著樂錄有多少其宜先流布者或刻于南或刻
于北亦須早定且示我也近姚立方作僞周禮論秘不示我但
觀其總論乃紹述宋儒所論以爲劉歆作子少就其總論中所
辨者辨之名周禮問恨其書不全見不能全辨然亦見大槩矣
若六律正五音圖說 九月吳公來請乃入京習齋謂曰勿
染名利先生曰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爲也先生不交時貴祿
不論貴賤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壖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
則行先生不與鄉人事壖于地方利弊可陳于當道悉陳之先
生一介不取壖遵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

耳習齋首肯 思學夷齊易學孔子雖勿以難而蹟其君子乎
王崑繩見大學辨業深是之因訂其學 徐壇長欲持大學
辨業學樂呈李撫院光地先生辭以不可又言撫院虛左以望
辭以不敢往 通州王古修來拜俠士也 拜孔主事尙任論
樂 拜竇檢討克勤論學 看胡臚明易圖明辨言太極先天
河圖洛書之非 浙江邵允斯寄贈先生序至復以書曰堦前
在浙以文行高古如足下者未及聞知可愧也今鴻章遠賜謂
南方學者從朱從陸漫無定見而于堦盛有稱引何以克當然
念同受教西河之誼三千里外命以討論亦何敢不獻其愚以
求教焉堦少承先孝慈家學卽欲自立爲一儒者及弱冠從顏
習齋先生遊先生言聖道至朱儒而岐其內地功力皆參雜釋
老而所謂問學者又祇誦讀訓詁迂闊無用將周孔兵農禮樂

之實學一槩蔑畧教瑣力求古聖舊轍置日譜以糾矯身心
禮學射學鉛鉛學數凡古今成敗經濟大端日夜研究至于經
史子集皆繙閱之以爲實行之考証非務佔俾也如是者幾至
四十以樂無傳入浙拜河右先生問樂因從而學焉且聞先生
言太極先天本于釋老以及儒者欲以千羽平賊諸謬而于素
所言宋儒之體用俱與聖人異者益信又得賜觀其駁正易詩
書春秋禮諸經謬解而經學頗進已而得陸桴亭書見其言戒
慎恐懼之功甚正與陽氏所謂明心見性者較若黑白于是無
動無靜咸以小心翼翼自持而存養之功亦稍進然而體道之
功愈進而見其難無一地可問無一時可間一疎一密卽多出
入前途惴惴不知躋落如何且論學直宗周孔以待來者將世
所傳程朱陸王之岐途欲從而改正焉世人聞之大驚小怪恐

非綿力所能撐撐今足下卓然有志于斯道而又不爲前儒迷
霧所障乞便中嚴賜教訓使臻得所折衷焉則幸甚矣 吳次
張言不愧衾影甚難先生曰勿言不愧且求先愧時時內省有
過而然汗下斷以改復久之自得不愧今人寢興懔然頽然不
知有愧何由得不愧 上河右書錄六律正五音圖求正並問
郊社及經義河右答書盛稱先生英雋樂世一人且言已鐫學
樂二卷入其西河合集內 謂素公曰子向入京不先見貴顯
今爲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枉已徇名則
不爲也孔孟俱見諸侯而召見則不見義各有在也 季野謂
先生曰先儒訓學各異子謂祇是讀書耳先生不答知其有樂
輯禮書叩之季野言禘及宗廟制甚析又言隸卽楷書非八分
也 與素公言經濟首在復學校選舉以有人材乃有政事也

寧波毛孝章來訪論學述其師潘平格言朱子誤于老陸子
誤于釋 聽孔東塘歌大成樂先生辨黃鐘爲徵之誤 思古
學問二字相連今人不好學尤不好問子每交一人必求盡其
長勉于問也 博將軍問亭延先生問格物告之 十月僕來
言從侄振銳前月十八日逝哭之查禮功總一不食二不食殯
而從政飲酒食肉不與人樂 靜菴言學須結果先生曰湯豈
無結果者而詩曰聖敬日躋卽日新又新也純粹之體學習之
事須日有新境若祇如故卽易退墮矣 著宗廟考辨 著士
相見禮 同東塘考文武舞儀 與靜菴論朔望禮祭禮以其
家行禮也 崑繩談治術勃然先生語以沉深 著禘祫考辨
郊社考辨 拜王公顯庵以其知庚午科先生往拜不入引過
責闕者也 過季野講會以其屢邀也講三代以及元明制度

如選舉賦稅各項并漕運及二洪泲河水道 東塘言劉綽然
屢訪先生未得見乃同往親之 河南常部郎鉉禰來拜 都
門李天柱丹崖來拜 約會崑繩于曹乾齋宅崑繩言習齋之
學直接周孔 十一月二十日叔母及振銳侄葬期也報來遲
不能會葬乃促裝歸 徐果亭胡臚明寶靜葬萬李野王崑繩
皆來送別其坐先生視靜葬容更爲修謹此有德者之驗也
晤王尙書士禎問格物問詩經答之 崑繩與先生同榻中夜
呼先生寤曰吾自少閒道學言不憚乃學經濟無所用學古文
自謂必傳于世近聞吾子言頗先生學又知文詞亦屬枝葉非
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業習齋決矣 吳公送行詩曰昨宵燈
火動歸思今晨歸裝信有期每望白雲依子舍漫開絳帳滯經
師寒風獵獵送行舟知聞說閣門多內行和鳴

應遶鳳凰枝入門家室好團圓可憶離羣起浩歎舌本從教三日強牙籤轉惜一燈寒禮經聚訟牴牾久易入叅同辨論難遲爾春風開絕學隱然名已動長安旋里哭奠叔母及侄振銳墓告叔母服闋聞子固卒驚惶以逼除不得入京望北痛哭後爲立傳曰御史本張姓父盡忠後子旗郭翁顯名因郭姓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二子長金湯次卽御史顯名撫之成立延師課讀甚嚴及長力學康熙二十一年由藍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朝廷親試翻竹賦又考學校論及奏疏皆居一等陞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四欷歔全活人甚衆有謝者令闢者勿納曰而本無罪非庇汝也人感泣去有繪象祀于家者龍江關權稅清謹晉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而更畏其明不敢欺都御史

王士禎命諸御史具一稿屢易不當最後人推御史立創草士
貞速呼曰老吏老吏疏奏請禁提鎮遺本薦人謂薦賢自人臣
分顧平素何不言而專待彌留時且相沿遺本無不薦人者安
知非奸胥子弟冒爲之又疏請裁冗員謂今設官太多如內而
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門與外而分守
分巡諸道率無事坐糜廩祿奏上行之時方嗜進謂裁一官則
少一仕進階由是怨聲疊指溢道路然御史方以是爲嚆矢謂
牧馬者衆馬益羶六部堂官各六人外則督撫重壓于上皆宜
宜減罷吏治乃可清又謂政事不理由人才衰人才敗由八比
取士宜復古鄉舉里選法以德行禮樂興人才天下庶可治乃
躊躇咨嗟未遑建白而年不逮矣事養祖母孝祖母老素事佛
婉諫卒改焉兄性頗急每怒必笑容解之委曲得其歡心而兄

亦友嘗宦于南每念御史未嘗不垂泣也御史少好讀書能詩
及與靈縣李堪遊堪曰聖學在禮樂兵農詩文非學也出讀習
齋存學編使觀御史立起顧私淑習齋從此謝筆墨講求天文
地利兵農射御等學善騎射在龍江關總督傅臘塔與較射一
中五十貫須臾獲進數車盡散與從人觀者而回偕堪遊西山
傳馬射法置氍毹地策馬射無不中中卽帽颺起等身其巧如
此性高冷不輕可人然沉默謙忍侍殿黨尊屬窮窮然如弟子
賓客見不知其爲官也頗嗜黃老言謂堪曰君輩惡惡嚴不和
堪曰喜怒哀節皆曰和不惡惡玩世耳非和也每公事退蒔花
灌水適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堪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
欲求放心其戒慎恐懼乎御史然之仕絕菑苴家人親友勸以
通或至呵責之通謝曰吾才不能致阿堵非敢潔也終不變一

日遇尙書甲于塗曰君掃迹不請謁人何也曰公事有公地私無事矣謁尙書婉諭曰時如此無執曰時如此時某人如此人也甲默然卒之日囊錢不滿百敝衣布襪以歛都憲李樹倡閩院曰郭御史貧無以之不可不助其殮金百餘兩賻焉御史名金城字子固年四十一三子

辛巳四十三歲

儀功如常課勿墮勿躁急勿伐善施勞勿矜無勦勿不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如京哭奠郭子固大槨十六日病司寇公親調藥餌徐少宰來視晤許侍郎汝霖言曾薛先生不值因與論學赴東塘筵同陳心簡萬子野吳敬菴蕭莊序陳健夫邢偉人分韻賦詩先生詩寓意諷古六塘罷官僅歸一月定日習恭一次又病三日不食司寇口來床前問視命從員養疾

物甚備次張兄弟輪次來觀 思朱子學問三變初習禪中章
句晚又依違釋老 著人論養生論闢佛論病卧口授人錄出
吳公見之曰先生沉病而神識清定如此四德根心深矣 王
太倉及王公阮亭許公時庵俱索先生著 三原員從雲農生
來拜問學 劉翰林巖來拜 思問過甚有益聞過則氣慨則
心細 河右書至言琴言舞言禘祫郊社蠅頭細書數萬言詳
博之甚喜其健 司寇訂大學辨業訂論學曰大藝必宜復不
則天下必無強立之日 吳司寇徐少宰每在朝端語諸公卿
曰今有李恕谷者學山文海源源本本不世之人也至是捐俸
爲先生刊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 季野叔行在史館纂
修爲河右所折嘆少季野見先生所作河右全集叙不悅故與
先生雖屢過從猶格格有退言及將刊大學辨業念季野負重

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
正踰數日復晤季野下拜曰先生負聖學正傳某漸與先生識
久爲所包不知先生某少受學于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
言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羽憮然于心既而黃先生大
怒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
誦讀者五六十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塗也乃爲大
學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于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
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于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卽所謂
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序術序
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
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卽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
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

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國
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于格物以見三物
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
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
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
終無當于大學之正訓非失之于泛濫則失之凌躐將古庠序
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
歸使有志于明親者究苦于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卽三物
也蓋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卽大司徒之
三物言格物卽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
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
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

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
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于周
禮其法實可推行于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
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既知爲大學
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
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
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敢爲異塗以駭人
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
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
周禮三物實與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
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
予于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己也 湖州溫曆臨來拜

贈以論學

許時庵司空請筵問格物之旨時庵論許西山魏

子相之賢又言呂晚村之庸妄世無選時文面可言道學者

周晦庵來拜問學

聞明史魯鄭卿傳謂陽明學術之差皆始

于周子主靜一語嘆其卓見

江南朱直崗餘姚韓文萃來拜

問學

四月會葬子固

爲司寇言知止善後之季野講會衆

拈郊社季野向衆揖先生曰此李恕谷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

予所敢望今且後言郊社請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

將大學辨業所論格物之義高聲宣示曰此真聖學宗旨諸君

有志無自外因延先生登座同講郊社先生辭謝去 五月返

里 同學二十餘人約十日一會求先生講中庸陳叔庵以先

生所講錄成卷爲恕谷中庸講語

聞于南溟逝爲之淚下

漢軍王漢臣來拜問律呂答之渠甚解問律何以止十二曰以

七調頂高則復返初律也 吳司寇字來請入都 九月十一日太孺人初度河間白進士祝詩有曰有子已成天下士無人
不羨女中師 先生每遇事有坎坷則曰必不德所致倍加敬
謹 與習齋習禮三度 十月入都視于太翁疾吊南溟喪
寓公度宅 董戴臣來拜論學先生曰君拾道學之迂腐而襲
輕俠之妄動蔑不敗矣遠之 晤劉石渠論天文 皇來憂食
先生告以洗名士清客之習惡食惡衣皆能安之乃爲聚課
季野與先生論經史季野曰夾室並廟室皆南向故顧命西夾
南向致席先生曰夾室東向西向非南向爾雅東西廂是也公食
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宰何爲立廟後乎立廟
後何以至東序授醯醢薦豆乎季野又言晉立古文尙書不可
廢先生曰古文尙書自漢孔安國送官府至晉中秘尙存惟無

傳東晉梅頤始得安國傳秦之非獻古文尙書也謂古文尙書
已亡而晉僞爲者誤也卽謂晉復出者亦誤也李野曰何見曰
見隨齋論及聲韻先生曰古無四聲有之始齊周頤古惟分宮
商五均不分平上四聲李野憮然曰吾何以未考也將歸檢之
次日復晤笑而攜手曰俱如先生言天下惟先生與下走耳聞
百詩洪去燕未爲多也時李野修明史紀傳成表誌未竣因言
于王伯言鴻緒來拜且請筵謀延先生館其府同修明史先生
辭 吊哭于名世 溫鄰翼送紙刷大學辨業自此墓辨業論
學者省至 語崑繩以吾儒心性持敬之功與佛老迥殊崑繩
大悅 晤陳掌垣誦問并田及律呂答之 崑繩請學禮先生
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體非禮勿視聽
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婚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

行之禮朝廟官府軍禮是也吾子其漸次考焉 黃叔琳崑園

請鑑抄先生所著郊社宗廟等書 代州馮鑾敬南來拜問學

晤睢州吳學顓子純論學 拜楊仁樹仁樹扶病出問學答

之仁樹出其擬獻太平十二策內有合兵民復選舉二則可取

江西梁盼質人來拜言陝西三邊形勢 崑來言索克果亭

翌日來拜先生托之力辭且避之綽然齋翌日昧旦果亭出城

投刺公度宅又尋至綽然齋人門卽拜先生惶遽答之有所問

先生辭謝不知 調停南溟家事 回拜果亭又求言辭以無

知固求曰君國戚而貧可賀也宜退靜勿躁進 馮敬南請先

生及諸名士論學先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

之性性見于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子臣弟友

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辨是非爲知其品節文爲則爲

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
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知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以言
禮樂兵農矣不盡于臣弟友盡其仁義禮知矣亦喪其禮樂兵
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亦安見所謂仁義禮知哉亦安盡于臣
弟友之職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
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婦睦與恤五爲所
推及也一曰六藝及于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而統
名之曰三物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
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仁義禮知也率性之
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教禮樂兵農也博文以此約禮以此若
外此而別有逕途則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敬甫及李野崑龜麟
翼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會葬南溟 與崑繩書曰堪滯卻門

實非所樂兼之顏先生年邁無與見則促以歸里然尙未能
以今世如李中孚寶靜菴皆卓成一孝弟忠信之人夫孝弟忠
信不出戶庭而可爲矣如璫者竊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
則繼往開來責難謝焉當此去聖既遠路岔論厖非遍質當代
夙學恐所見猶涉偏固不足閑道又挽世警衆必在通衢僻谷
引吭其誰聞之今四方君子考証亦有人矣高明如吾兄亦深
歎此學以爲是矣極思歸里聚樂家庭但以吾兄之曠世可俾
而篤信正學則體之于身倡明之于人所望于有道者非淺鮮
也 歸里往見習齋商出處

壬午四十四歲

儀功如常 御浮文遠虛名 元旦覺心竦敬 習射習遠

目勘近夢不清必心不敬也卧用敬功夢遂清乃知靜而無事

無念之時實非精力不能持 安平可默王傑期來拜問學因

問宋人言月不改夏時月然平先生曰非也春秋載春正月無
冰二月無冰此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春正二月無冰曷異
乎春王正月日南至二月日南至亦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
寅卯月有日至乎宋人並不閱經可怪也 往見習齋習齋曰
吾素可子沉靜淡然而此見微有浮驕之氣宜細勘改之先生
竦然 蕭寧王紹先聘館其家其兄陶陽子業豐業彪從遊

奉母及五弟壻子隆官往館命家人凡勞勿令母親一日見母
不憚問之言思壻之二子且言米鹽欲自主乃將米麵鹽菜蔬
移母室稟俟壻婦歸寧返使攜息來居呼二下妻皆在母室作
女紅以供色笑教陞官歌舞母前 令三弟培四弟竣皆來館
讀書 書壁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趨以采養行以肆夏行時習也寢不尸寢時習也皆
習也 爲陶陽言人不能刑妻必不能齊家婦人不孝不睦
必已之孝友不純 思孔門直以弦歌爲學道則禮樂爲學爲
適明矣 思與子固友有四道德事功心腹通財一不可忘況
四歟 陶陽秋試請先生同入京問萬季野卒往哭之愷已行
矣季野諱斯同鄞人父兄以文學世家季野讀書過目輒不忘
尤熟廿一史及明代典故徐尙書輩學聘入京修明史已乾學
去位王尙書鵠結主之當是時朝廷平三藩後向辭學公卿從
風靡讀書名士皆會都門季野以詩論軀記爲之冠聞諸會皆
顯官主供張翰松蘿部郎處士等四十人環坐聽季野講官闕
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賦役朝儀兵刑諸項不緒皆每講一
事口如瓶注溫磨臨札記何代何事何人年月事起訖褒貶

不失也後聞先生學德益深與相結會簡佳進行上黃陂

秦心恭蒙古李景文等郡時昌皆來拜問學三原溫德裕

來拜與之論學唐學隱揚名時憲實論學蘇州黃日瑞宗

夏來拜問學湯養衡直延會諸友論學與寶靜庵書曰夏

初先生來札論以歸田請尙有待也七月入都則已飄然遠引

矣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先生前贈塔以四字曰主敬循禮塔以

爲千聖百王之心法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

小心卽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

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

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細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

非禮瞬有考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

內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爲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

功矣彼靜坐頓悟章句口耳則吾儒之岐途也不知與先生見
教之意仰合焉否也 歸里 思舍已從人確乎不拔二者兼
之其善乎 周崑來向擬執贄先生先生辭曰願與子同學于
習齋至是來鄉价先生入楊村拜習齋從學 覬崑來資大
學辨業學規纂送之南行囑以慎交勿爲書生所誤 爲位哭
奠季野 自勘短于教人不長養之乃挫折之躁之過也 思
存理之功多于過欲臨波之築易潰先時之防可堅也 思言
人過不獎借人高仇躁已之四病不能循循善誘量不宏己之
兩短病宜去短宜勉之 王天佑至自河南言朱主一以去歲
逝哭之主一名敬明之枝屬孝友從事聖學甚力 思敬當濟
以和禮樂之道也 教諸弟以孝慈醇德嗚咽不能語 十一
月側室呂氏生次子習中

癸未四十五歲

儀功如常 巡撫李公光地以

朝廷問學問人因薦先生或以告先生謝之曰安有此事 聞顏

先生病往視之餽養老儀 命四弟竣姪大進入學 正月盡

抵京吳少宰公言李中丞薦事先生曰迂拙非真人也閣下善

爲我辭焉 有人密邀列名士單于棘園尋事先生不見 吳

少宰將點總裁索先生新藝觀之先生辭以禮當避嫌不與

入場主考有尋先生文者以無關節不可得 馮欽南會王崑

繩吳子淳梁質人李蔭長溫隣翼黃宗夏劉綽然毛充有毛姬

漢李中牟朱字緣許不棄倪唐際飛百始朱若愚陳正心列肆

延推先生講學先生隨問有答 徐壇長李中丞慕客也囑以

善辭中丞 崑繩延先生與金陵方苞靈皋論學靈皋尊程朱

者也聞先生言歎服然囑議論宜平先生謝之 宗夏言朱字
緣見大學辨業抵掌稱是崑繩曰此昔年聞聲而譽爲異端者
今乃服乎可見人心有同然也 溫益修請先生會同人于秦
中會館論學或論及多讀先生曰爲學先立品制行以圖經濟
徒事學問博洽非學也衆散宗夏欲南依依不忍別又隨先生
至寓論學乃去 宗夏問吳楚朱無風孔子剛歟曰非也吳楚
荒服采風之使不及也宋周客也亦不采風季札聽周樂卽無
三國可見也 孫子未本姓李請與先生通昆弟好詩之 宗
夏看恕谷中庸講語奮然以聖賢爲可爲曰吾向以二氏爲根
今拔去矣立日譜先生獎之 周伯章問學以三物之學告之
宗夏錄習齋及先生語爲代紳縉先生曰君銳然爲學稱者固
有訕笑者亦不乏必確乎不拔乃能有成但不可先有稜稜

衆之意自取不合耳 都門劉石村三原李輅五俱來拜問學

語宗夏以知人崑繩曰識人情物理乃真經濟也 敬甫曰

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人學術
之岐以此錯按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卽學也不學何知焉

宗夏求師先生介崑繩下拜先生曰世有起而力聖道者其吾
之師也吾何師焉亦下拜 富平陳四如子章來拜 黃崑繩

問禪禮答之 問歷數于馮敬南與其考封建及分野法知星
官分野不可信也 崑繩仿先生曰譜立省身錄先生與之書

曰接華翰言欲仿日譜格以自省策不負所生不負聖賢爲之
竦然起立吾兄眞振古豪傑也然聞宗夏云恐立譜有礙者是
固斷斷無慮也以爲日省則無心之過將叢耶是則眞君子矣
天下惟君子日在過中而小人偶然自以爲無過也以爲誠篤

難行于晚近耶則從古但聞不誠不能動物未聞誠不能動物也且忠信篤敬隨在可行孔子有明註矣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既肫厚又機神既坦直又委曲聖賢英雄原是一人絕非後世迂濶腐儒所得假冒也 題宗夏日譜云自省嚴密令予生畏然心當敬不當苦須有蕩蕩自得之意不然恐東濕難久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一何嚴也仰不愧俯不忤又何樂也宗夏日後學早求自得恐陷于放且以嚴厲從事何如先生起指曰君果有志者矣 四弟竣補府庠生 劉綽然請先生會諸友論學 睢州孔興泰林宗來拜知其精歷數問之林宗餽大測精義 查靈佑宮道藏上方大洞真元品果載太極先天圖益知河右之辨草堂之論信而有徵乃宋儒甘受異端之譏以誤天下後世何也 少司農王公紳

請筵問祭禮答之 馮欽南問四聲先生答之曰古無四聲之
說卽字之比于歌者亦不必同聲故鶚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
宮商角徵羽之五均其中聲各不同也如廣歎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明良聲不同同爲宮範訓無偏無頗連王之義詮詞于思
于思棄甲復來頗義思來聲不同同爲徵里語竊鈞者誅竊國
者侯筮詞不利興師敗于宗邱誅侯師邱聲不同同爲角古韻
如此不可枚舉暨魏李登始取聲之同者而分類之名曰聲類
如東鐘爲一類支齊爲一類然猶無四聲也及齊周禺著四聲
切韻而梁沈約效之有四聲類譜之作然後一韻之中又分四
聲當時其說初行卽梁武猶疑之曰何爲四聲周捨曰天子聖
哲是也至隨時陸詞作四聲切韻類譜則合周頤四聲李登聲
類統爲一書唐以詩賦取士謂拘限之說可以難之也孫愐等

稍爲增訂名切韻又稱官韻迄宋有廣韻集韻等書至理宋朝
平水劉淵定爲韻本頒行于淳佑壬子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畧
今世所用者是也而世其指以爲沈約韻誤矣元熊忠明郭正
域書明載之沈約韻已亡三代迄漢無所謂今韻卽晉魏以後
迄于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拘切韻
則十不得一今查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分鍾支
又分脂則六朝至唐後非無遵之者且唐人除取士應制律詩
律賦外仍用古韻觀昌黎諸公文集可見無何至宋盡失故轍
朱子註經竟取吳越音韻補杜撰之言爲依據以後人四聲聲
類上繩古人將詩易本字皆改讀爲叶是舉趙武靈王之變服
衣堯舜禹湯也至今世竟有以 音作正讀反謂正讀爲非者
如呼天下爲汀戶夫婦爲夫缶佳人爲皆人圖書爲圖怪怪之

怪矣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古皆爲宮以其韻皆反喉入鼻也
陽庚青蒸少侵韻嘑又爲變宮眞文元寒刪先皆爲商以收字
必以舌抵上嘑也魚虞歌麻蕭肴豪尤皆爲角以懸舌向嘑也
支微齊佳灰皆爲徵以音衝唇接齒也而魚虞歌麻尤又爲變
徵以舌雖中懸而稍出向齒也侵覃鹽咸皆爲羽以讀字訖一
闔唇也見鄭庠古韻辨至毛西河古今通韻考甚備悉東冬陽
通用者如易師卦懷萬邦也大無功也未失常也以中行也詩
維水泱泱福祿攸同保其家邦東冬江通用者如阿童謡阿童
復阿童銜刀浮度江東冬庚青蒸通用者如古詞狗吠深宮中
天下方太平璧玉爲軒堂九歌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殺兮爲
鬼雄七韻並用者如昌黎此日足可惜詩左右泣僕童會合安
可逢浩浩觀湖江情悅難爲雙此酒不足嘗列坐于中堂聞子

適及城相拜送于庭且平上去三聲古人通用如易往得衆也
乃得中也詩何以穿我墉何以速我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柳
宗元示民詩乃器與用乃貨與通若今入聲十七韻則古皆通
用如叅同契如傳追皇初頌昌黎樊宗師墓銘其類甚多難以
枚舉 三月歸里 二弟壩婦張氏卒先生大慟爲立家傳曰
弟婦張氏螽之蘭家庄人事舅姑孝順于夫二弟或以事詬脅
未嘗聞其一反唇也姊姒或有言笑而不辯子嘗館于外家政
付二弟內則張氏持之夙興率家人操作不少諉子館歸解裝
盡付二弟貯其室金幣皆由出入夫婦無一私用者張氏娶時
衣遭祲歲予命同子妻馬氏禮服斥賣易米及後爲諸少弟娶
皆有新衣飾張氏著大布同諸少弟婦時節升堂拜禮供祀無
一芥薺意見子辭色後子在浙賣綢緞卻寄奉母餘令妻與二

弟婦各製一襲張氏置所與于笥終不製至今歲癸未倉促病革遂衣常著衣而去嗚呼慟矣其母族姑也嘗來余家見于亡妻王氏婉孌有婦行歸愀然語其女曰恐而未得與王家媛班也其善誨如此嗚呼賢所由來矣 陳叔慈爲日記求先生評喜之獎其孝友 輯小學數學 命叔慈益溪習士相見禮益溪培字也 習數方田大矣差分均輸精矣方程變矣勾股遠矣數者易之象也 謂益溪曰子向于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知子之所得若何而子哉無益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與與不與務盡其說今子果慨然有所意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助剖爲請余好讀作損精神此顏先生之言而子本之蓋後世之學學習事少緝閱事多自幼爲之長未能脫吾人精力有幾可擲之營紙滄暈中耶且坐讀久則體

漸柔漸畏事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誨誠是而愛我誠深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說故默聽之但吾之繙閱亦爲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闕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髣髴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于古而可參以近日西洋諸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熟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祖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爲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宜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盡然也修之家獻之廷無變易者然殷輅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爲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俱顯其考議之當急爲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于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

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質誰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
至子言絕名又言秋見名之可惡蓋惟恐子之有名心也意甚
善而亦有未盡者予子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僑野汝輩少學
寡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
以吾學之成已成物皆天性不容已之事若意移于務外徇名
則天性之誠必浮必瀆將爲鄉愿爲華士此所以皇然內返一
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寧者也然以名爲可惡可絕則又不
可僞論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愠不
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
而且疾無名也伊尹之三聘諸葛之三顧以其名素著也不然
湯與昭烈烏自而知之而二人亦烏自而成殷漢之業哉然則
名者母亦胞與民物之仁人所不忍辭者耶故曰無實邀譽者

小人也逃名者石隱也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遇否而爲避禍計非通道也 按河右來書曰舊年接札並收所寄肫明刻書深伏足下心氣和平且以無太過激規我不足此眞古人良友僕生平卞急不能鎔化且當辨論得失惟恐其說不伸倍加氣力此學問不足處也今肫明又在吳門刻禹貢仍與閼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尙書之謬以禾中朱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草廬輩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竟詞相抵其後肫明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携明萬厯丁丑會試第三場錄坊廢古文策來幸予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纂吳澄誤說而又誤者因子衆中大擲掄之百詩狼倉散去錫鬯亦大窘而退此亦冥冥中若有鬼神呵佑之始知千聖百王之經未易毀也僕欲

設一講會畧闡六經之旨先講禮記曾子問起以爲其書極備
禮之變爲說禮家一大要領也乃及門數人多遊仕四方欲行
輒止古學之難復如此 五月王崑繩來其學先生題其省身
錄曰吾身者天地民物之管也不握其管而言幹旋未有能濟
者王子崑繩夙以天地民物爲任久矣今讀其省身錄窮窮然
返己內檢一無雄侈之意何其謹也試念王子平昔翕張羣衆
凌轢六合是何氣象哉而一變至此所謂檢身如不及訟過如
不勝者非耶吾知一身理而裁成輔相之能實司之天地民物
從此乃有攸賴矣 六月爲崑繩作价如楊村執贄于習齋先
生 又書崑繩省身錄曰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密否身之親
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
諸藝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

天理日有所結人情日有所照經濟之術日有所閱歷果變動
日新乎抑仍舊乎將灰燼不靈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
也 崑繩言心欲持敬而時畏外物震之若何曰此物大而我
小也若我之身心爲廣居爲正位達道我之修存爲天地立心
爲萬物立命則人間之貧富貴賤死生卒然投之若星火之墜
于滄溟也何自而震擾焉 送崑繩西行贈以四言力行聞道
延才保身崑繩留詩曰宇宙久凌替大道胥淪亡儒生事訓詁
文士專詞章豈乏賢俊才無闕于廢興宋儒談性命高視漢與
唐靜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讀書浩無涯終歸章句功不習射
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粗吾乃擬其英願以經世事甘心
讓豪雄咄哉此輩將三帝兼三王規模甚宏達體用何精強不
得施于世蓋書垂典型豈徒在帖耳遂以稱儒風我本驚下資

兼之所遇窮力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卻慕伊呂續嘗嗤床陸

江魚遊或在淵九臯聽鶴鳴非濞可用汲修綆無羸瓶自與李

于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還相薄山澤原相通李子生蠶吾懿訓

本家承師傳得絕學一洗羣言空三物以爲緯四教以爲經不

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學外物博文約在躬卽此爲修齊

卽此造平成乾坤劃開豁日月森精銳俯仰千古問儒術何夢

夢良甫被往路宿霧披荒堦滑滑隴頭泥嚶嚶草根重蕭然茅

屋下欬笑溢形容爲我傾林酒爲我調醴羹懷抱兩男兒左右

三弟兄高歌見懷葛秩秩何雍雍示我床頭書閣部及五公

孫高陽王五公經壁上列山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

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冰競更訪顏公里枳落遮顏牆

息霜羽高虎伏龍紋張黃石曳素履龐公偃匡床乃知李子學

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君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義
皇自從繼莊歿獨行歎惻惻于今得李子枯籐依長松枯籐無
榮華長松長茯苓願得扶持力矯矯凌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別
涕沾膺臨歧復徘徊握手還丁寧贈我以四語皇皇金石盟乾
惕悚身心大道須揚明求才濟世運寬舒養元精再拜受君言
勒爲肺腑銘努力各自愛無爲負餘齡千秋以爲期皎日陳丹
衷擬勺歌乃上琴弦彈之以驗合否製羽箭干戚成演舞勺
習齋先生至觀之甚快省過細行不矜一也不嚴屋漏二也
胸中時有浮薄之念三也不速改則爲敗德多矣竦然夜不成
寐鍾鍍金若至求評其日記因屈指此時爲日記功者王崑
繩黃宗夏陳膚菴顏敬甫顏畏甫李果齋鍾金若三弟培吾學
漸興矣九月入京楊子未宅與之論學及經濟吳子淳言

王少司農之子式穀謀延先生辭之 修書上河右質小學學

樂誦詩舞勺諸譜並問筆人之儀 大理卿李斯義質君來拜

結昆弟好力延下榻修其祖翠飛岩集應之 李輔五補黃州

知府來別餽端硯受之 晤李永章禮山論學 長山吳長榮

木忠來拜問學 張魚御仲邀筵集同人論學 劉楠百斯請

筵晤王煥曾元亮 作送禮山令連山序規以有用 子未遭

生父喪求先生爲之司禮 洪天桂秋崖何圖龍章來拜問學

百斯求纂辨業二十部 許不乘請筵集同人論學 返里

甲申四十六歲

儀功如常 漢軍崔璠與若來拜問學 自勘見理頗明處事

有方但規模小氣象萎恐無用也當急勉之 自愧尙有所倚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夫焉有所倚 二月入京 馮

敬南卒吊哭之爲作傳畧載馮君諱璽字敬南代州人好經濟
學以戊辰進士任梧州府同知調南寧同知攝府印頒盜熄災
有政績長天文算數製器諸學聞先生道術其學甚力未終而
卒 廷尉延櫬其府 自年前註易至是註卦訖思予于易甚
淺而每註一卦覺象數理躍如當前不知前人何以藏鉤說竊
也蓋顏先生不言易而其辨道力行示我以易者至矣 溫益
修選郎城知縣卑禮厚聘延往論學議政應之 課春風遍覆
見惡人不怒見胥小勿輕卑之 知閭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
以老當自重 浙江徐相閣臣來拜 王元亮索觀易註因與
論學元亮曰聞言甚是但舊說在心難除耳 益修聘李寧一
司刑名錢穀中變乃聘陳子章僅司刑名先生不得已爲之權
司錢穀 五月歸里 益修騎從來接拜毋行過顏先生求教

曰持身莊肅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出入必慎交遊勿
濫先生拜受之。過濱德拜許酉山先生祠堂撫其孤孫。過
湯陰哭朱主一吊其子和禮。語益修以戒賦弭盜益修問仁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皆視聽言動必以禮也若不視非禮而亦
不視禮則二氏矣一部周禮行盡天下有不歸仁者乎。語益
修以祥刑。六月十五日入鄆城署。列當行事宜質益修
爲益修言書生好逸惡勞喜靜厭煩失聖學近異端亂天下又
言隱士好清虛道學談心性文人以第二氏之書爲博孤臣孽
子怨憤歸空皆與佛老爲緣者也。西平令趙璜澄溪求見會
之。如汴拜邢偉人劉漢生聚五郭圻十同論學。聚五問禮
苦難行先生舉冠昏禮告之簡易易行聚五悅。聞李鑾雲臺
與其子行冠禮異之往拜。十同母孝婦也遭閹寇淪汴乳姑

獲全求作傳作之 聚五問從事聖學之方先生曰以禮博文
學禮也約禮行禮也齊明內養以禮也非禮不動外持以禮也
聚五欣然願學 徐中丞公湖請見見之中丞言漢儒平實宋
儒染禪先生曰卓識也乃爲詳言聖學明晦之故 思子房能
立禍福之外可法也 河右書至答問樂舞也八十二歲矣詳
辨精核先生把玩甚喜 東鄉樂塊然來拜求漆大集序因進
以道 思賢君能化中立小人爲君子愚君能化中立君子爲
小人 考漢碑程邈隸書卽今楷書與篆各式自宋明字書據
說文以篆繩楷大誤乃辨正字千文之非入小學學書內 仵
來報習齋先生以九月二日卒先生大驚拜跪號咷呼天不食
益修諸友來吊辭歸益修固留訂期于習齋葬前廊里 書葬
習齋事宜並公祭文付仵先返 許州王生員瑄書來問學竊

靜菴門人也 益修言習爲躬行視字中字更勝擬私淑之先
于立行坐卧用力先生曰甚佳益修言少時曾有日記或謂有
心則私遂止先生曰此姚江禪障也謂人有心爲人欲不可有
心爲天理亦不可則孔門見善如不及好仁惡不仁皆非與

徐仲容來過言漢儒之于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
者也先生是之因與張子勵魏梁國魏腐功書語以聖學 徐
中丞閱大學辨業語益修曰李恕谷有體有用之正學也吾將
延至中州書院以詔後進己陞戶部尙書不果 十一月北歸
益修以騎從送令守候翌春延往復南 過汴晤賓靜菴論學

曹謙趙九鼎來拜問學 晤朱越千語以學 枉道之湯陰

莫朱主一 抵家爲母製錦衣 視張固白餽養老資 思習
齋遭人倫之變天重重机之而幹旋愈力眞不爲天所勝仁以

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也 如北楊村哭習齋先生爲文祭之曰
堞五月拜別南行先生教以守道汲才無幾微睽離可憐色何
意當時卽作永別而不再見也慟哉迴念先生在時承命評曰
記嘗作規勸故每會輒妄思益岱落海以宏斯道梯航今思先
生倡明聖道爲秦火後第一人先生躬行當代無倫比先生終
身遭天之机而不爲天所勝骨力嶄然先生爲萬世開太平王
者必來取法先生將俎豆萬年非一時人痛不可復見乃悵然
生前每見堞責懲多獎進少必有千萬言未盡者而竟未握訣
去也慟哉此與後儒一堂互相標榜者其情何如其心志何如
嗚呼痛哉堞受學後知操存知省察知禮知樂知射御書數知
一時經濟百世經濟不敢負先生然神骨弱氣量狹恐無能擔
荷先生陟降之靈何以左右之使堞克濟幸則得時而駕舉正

學于中天挽斯世于虞夏卽不得志亦擬周流汲引鼓吹於世
使人才蔚起聖道不磨然而天意伊何非堦所知也其使象世
無累所遇有人堦之幸也其或出入多累所遇落落俗縛痼纏
引之不前則斯道斯世恐非愚柔所克有功先生陟降之靈又
何以左右之嗚呼盡其在人聽其在天堦不敢謝但痛遂失先
生提撕而使堦獨肩斯任也嗚呼悲矣懼矣 與門人相向哭
吊其子孫議葬禮 十二月四日吊吳加經翌日致奠告以
任道六日致公祭其百餘人送葬率同人哭盡哀及墓爲題主
返助行虞祭七日脫經處置先生家事書習齋學舍扁懸于習
齋門額題顏習齋先生神位供于齋中公出分資具祭推先生
主祭素服三獻成儀 約遵習齋遺命以齋爲公聚會學所每
年二八月上辛同聚致祭祭訖會學定服心喪三年爲孝孫重

光草一字上縣令免其差役與同門哭盡哀乃行 修習齋年
譜 著小學韻語 查賈誼新書立容坐容行容旋容趨容秉
容學之